

灯下漫笔

尘世落叶

■李立欣

秋天来的时候，树上的叶子就像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，纷纷有了心思，有惊讶的，有兴奋的，有迷茫的，有无助的。风，渐凉，天，渐高，空气越来越沉，露珠越来越多，清晨，很像夜里哪些人哭过似的。渐渐的，叶子好像对树有了疑心，它骄傲地炫耀着自己魔术般的颜色，可是，一不小心它就被风请了下来……

窗子外面有为数不多的几棵树，我完全可以数出来。

就说后窗吧，曾经与窗相依的是两棵法桐，一棵的枝干像白桦皮一样的灰，叶子有点大，每年落叶很利索，不黏黏糊糊，只是一场风的事儿。另一棵的枝干像松树皮一样粗糙，每年落叶丝丝蔓蔓，有的落了，很多的还黏乎乎不走，它们常常一个冬季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像拆迁中的“钉子户”，算是树叶中最恋母的那拨……

这两棵树我是看着它们长大的。当年，我们第一次隔着二楼的窗户见面时，它们的树干比我的胳膊粗不了多少，树尖正好与窗台一样高。我每年看着它们的树冠长一圈，树干撑落了皮，然后发芽，长叶，再伸枝，继而郁郁葱葱。我就想：城里的树啊，树根大多伸向下水道，油份好，营养全，很像现在的青春少年，嘴上没受过过症，一不小心就很茁壮挺拔的样子了。有一年，新生的枝头摸了我的窗台，拌点小风，它们手舞足蹈，清新又欢快。有时候，它们很安静也很乖，很像窗台上蜷曲的猫，你可以抚摸它，甚至可以揪着它，摸它的绿色。有时候，端着杯不烫嘴的热水，站在窗边，一站就是十多分钟，那绒绒的新叶就在眼前，感觉它像一只只鸟雀，飞在天上的永远是概念，依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总是那么可爱又可亲。

那些年，在满窗绿色的日子里，窗前是最容易让我伫立的地方。“碧纱如烟隔窗语”，这个句子与当时的情景似乎很搭。

秋天，叶子就开始落。刮风落，落在地上四处游荡，它们在风中成群结队地飞，又成群结队地缩在一个清晨的角落。有时候，风停了，雨来了，冰冷的水就把叶子粘在地上，像印在地上的花。这个季节的人容易烦躁，容易失落，容易见啥都不顺眼，而落叶好像是一群不识时间的孩子，天天让人看着不顺眼，时间长了，烦的是落叶，容易遭算计的却是它们的“娘”——树。

绿色谁都喜欢，纳凉也没意见，就是烦透了门前和屋顶的落叶。人就是这样，在精致利己的思维下，落叶的季节性打扰都很难被包容。我也不知道树下的风弹劾了那两棵大树多少少年，也不知道私下他们预谋了多久，反正在那年树木刚刚萌芽的一个早晨，“白桦皮”和“松树皮”就被断掉了手脚，抹了脖子，直到最后被残忍肢解。两个时辰的喧嚣过后，窗外只留下了两堆与水泥地一样平的新木茬子，就像刚被腰斩的人，一半在土里，一半冤魂飞，那情景让人变得僵硬、沉默……树没了，鸟雀早已吓得找不见踪影，空气也变得格外宁静，宁得像一池秋水。那大大的、圆圆的树轮截面，在我眼里竟然有了一圆明月的幻觉，一轮升上了天，一轮却映在人间的水池里……

二

前窗是院子，院子的南墙根是我二十年前种的两棵凌霄花，如今攀援在墙上像树冠，延伸到窗顶像把伞。每年红红火火的日子里它是落花也落叶，一半落在院子里，一半落在门口的小巷中。小巷里每天来回几户人家，脚下的花叶儿家人看见了都扫，隔壁大妈天天起得早，扫得自然多些。相大妈面容清瘦，腿脚灵便，走路步子轻盈，常常走过我的家门如履清风。那年初秋，这婆婆突然撒手人寰，春花成了她的秋季，生命如同一片脆弱的落叶，让人在静默中悲悯良久……之后，每年落花落叶的日子里，我总能想起这位清风吹的婆婆以及她单薄纤弱的音容。

凌霄花花季花期短，是花开即落的那种，早晚地上都会落一层。扫花是夏季的日常，清理叶子则是秋季集中干的活。每年过了十月，城里落了霜，凌霄花就委屈地乏了力，虽枝头还有少数星星的花蕾，但叶子已经着了铁锈色，那些不经擦的叶子就开始失身，三三两两地落在地上。有时候，你刚扫完院子，转眼地上就有了落叶，就像你刚擦完的桌子，上面又沾上了几点菜屑，让人觉得麻烦。老梁是大院清理垃圾的，脸黑，爱笑，也爱说话，我每次见了他都要与他说上几句没盐没醋的话，也算打个招呼。我清理凌霄花的叶子离不开老梁，先与他说好时辰，然后我才会手持长臂

剪子把一个春秋长狂的枝条齐刷刷剪掉，那种修剪如同理发，满眼都是造型。老梁总是站在一边指点笔画，之后，把那些枝条与成千上万的叶子统统摁进垃圾车，那些叶子一辈子连自然落下的机会都没有了……

剪了枝条，墙头依然有零散的残叶，很萧疏的那种，既无趣又散乱，时常让我的心情不整齐。有时候，桌前坐久了，神滞眼花，换个活法。于是，搭梯子，爬墙头，一垛一垛地摘叶子。凌霄花的叶子长在叶梗上，拽叶梗有瓜熟蒂落的感觉，直到把墙头和枝头弄利索了，一叶不剩。秋季是收获的季节，农人在枝头摘苹果，我却在墙头摘秋叶。

其实，不是所有的落叶都让人烦。人间落叶，那是天道，虽然尘世间落叶纷纷，但自有尊严。比如银杏，比如黄杨，比如血染的红叶……那些秋叶，却是风景，那诗意的壮丽总是那样挪动着萧瑟的悲凉，让人眼里充满秋景的亮丽与美感，忘乎落叶的本身。那年，在武汉大学，友人说银杏树下的落叶像灯，有投影光的烂漫。那年，在岳麓书院，银杏叶子落一半，挂一半，没了叶子的树梢衬在蓝天下，一切都那么刚刚好，表现出超脱尘世的空灵。清凉的石径上，有人在秋色里步履匆匆，而我却分明看见许多女子是低着头、挑着步子再走，她们不想踩踏一片落叶……千年书院，读书人文化人格的冶炼场，每片秋叶似乎都浸染着湖湘文化的绵绵书香，沉稳而内敛，它们或许才是不枉一世的秋叶……

那年，大埝根的一排柿子树下像着了火，鲜红的落叶厚厚地铺了一层，几个孩子在上面欢笑，打滚，叶子光滑又凉爽，鲜艳又清润，玫瑰红的颜色，浅黄色的经络，每片叶子都有一棵树的影子，它们像一张张照片，记录着大树未落叶的霜红。我摸起两片叶子看了又看，然后盖住眼睛，阳光就挡在叶子外，眼睛凉丝丝，红彤彤的。那时候，一场秋色富贵拥抱着我，让我经年依然清晰记得。那时候我虽然躺在红叶上，也如同躺在一片红色的“秋林”上……

三

出了门向南三五十步，长着大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树，那树姓椿，是我栽的还是自生的已经没人能说得清，树下人家那些能讲清的人都已经不是曾经的落叶。那棵树如今被称为院树，它异常挺拔，颇像一位伟岸高大的型男。望着它，人容易气宇轩昂，甚至神采飞扬。风物总会给人带来许多心理暗示，我多年来一直不把它仅仅看作树，因为它有神一般的存在。每年除夕，我都指使儿子给树挂的半腰系三条红丝带，为啥三条，我也说不清，反正就想把世间的愿望与一棵树连在一起，借助它蓬勃向上的茁壮与风华昂扬的气场。

春日里，夏风中，那左右排列的叶子，我常常会觉得一双双长长的眼睛，那眼睛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牵挂，充满了割舍不下，是曾经的断舍离，是世间的情未了。秋天，叶子黄了，风一抖，陆陆续续地落在地上，你低头看着它，它与你对视，你不去看它，它也在看着你，那是一只只人老珠黄的眼睛，躺在地上，望着蓝天，无力又无助……有时候，新鲜的落叶铺在车上，如果不出行，你都会舍不得打扰它们。椿树的落叶常常伴随有叶梗，我常常捡走那些叶梗，唯留落叶在车身上。有一次，启动了车子，但也不想打扰玻璃上的落叶，一个人在座位上看了半天，突然觉得一群人都在看我，于是，弃车步行，一路心情都好……有时候，又觉得那些叶子像一张张车票，曾经世间那么多飘逝的灵魂，他们似乎花钱买一张就可以在枝头与这个世界相望一个春秋。它们有前排，有侧位，有甲票，有乙票，世缘高低，列有次序，天天泡在日月里，浸在来风中，只为望他们一眼……

西边的巷子口，有五六株大杨树，参天的那种。落叶的时候，也是一夜间，一场风的事儿。

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吹落了，树就像澡堂子里站在你面前的熟人，肋骨、股骨、膝盖骨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原来日常的服饰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副身架，上面还藏着几粒黑斑。那黑斑是树上的鸟窝，圆圆的，泛着一团灰蒙蒙的黑，不惊不乍，不卑不亢，甚至对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屑一顾。有叶子的时候，人的眼神常常懒得往上看，没了叶子才察觉树上原来暗藏玄机。那场风，最尴尬的或许根本不是没皮没脸的雀巢，而是在枝头上火虑跳跃的鸟雀。

那几棵杨树的叶子着实又厚又大，刚落下的叶子如同涂了一层蜡，硬邦邦，亮晃晃，密密匝匝撒下一地。它们虽为落叶，但干净得一尘不染。

也许别离本来就是一个盛大的事儿，它要在寒露中沐浴，在风霜里梳妆，然后从高空如同滑翔一般轻柔落下。有时候，落叶与水泥地相碰触的那一瞬间，也会磕出一个硬硬的声响，之后，它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。当你把它们当作一群剪了脐带的婴儿，落叶就不显得那么伤感和悲凉了。当你把它们当作一群突然造访的来客，生活纵是平淡却也常常充满惊喜。

四

乡村里的那个院子承载过我的童年，院子的南面是三棵桐树，它们的叶子都出奇得大，三片叶子互掺着可以做一个二尺多的陶瓷盆盖得严严实实的。那些年，半条巷子的婆婆们晒豆酱都来我家采叶子，那叶子像蒲扇，绿茵茵，毛茸茸，一股苦腥苦腥的桐树味儿。秋天，叶子靠近柴堆落下，风把它们在墙角摁得死死的，以后半年就在墙角抽缩，风干，直到我认不出它的模样。春天来了，顺手抓一团叶子攥在手里，一揉，竟然有烟丝的感觉。那个星期天，太阳老好老好，我用草纸本上的粉连纸，一条一条地在铅笔上卷成香烟一样的纸筒子，然后把桐树叶的碎末一支一支塞满，截成香烟的模样，用蓝色的钢笔写上“恒大”“羊群”“大前门”等香烟名字。大家都笑了，母亲的眼睛却有厉色，嘴上不说，我知道她嫌啥。

我和两个妹妹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那几棵桐树还在。一次，回到那个久无人居的院子，祖父第一句话就是：把那三棵桐树都掘了，解成板，娃结婚的时候让木匠做几口盖箱……他说到这里，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应承，那个时候结婚时还是组合家具，组合家具用的都是五合板，精美，平整，桐木板就像土地里的白萝卜，再环保，再水灵，也上不了席面。一个时代结束了，那些老思想老认知，慢慢地越来越不合时宜，像寒风中的叶子，最终飘落在幽深的代沟里……又过了十多年，还是那个老院子，我竟然在一个陈旧的书中本里翻出两片不知是何年的柿子树叶，平整、干枯，像两具木乃伊。黄绿色的叶片，脉络清晰，红晕仿佛，它们像偏安一隅、默然面壁的修行者，虽身临文字，却非经书，苦苦诵之，难成彼岸，无以慰藉。它们也像近在咫尺的经年情信，念念不忘，一纸难破。当我缓缓地吧两片叶子合在一起，估计那一刻的拥抱，两片叶子都能哭出声来……

我想起这些旧事的时候，西边园子西墙根的那棵椿树，我伸开双臂根本抱不住，张家姑姑八十寿辰时赠送的那个像毛笔一样粗细的银杏苗，也已在希图亭亭如盖了……

每年秋冬，两棵大树的落叶被风编织成厚厚的“毯子”，铺在地上，拥在墙根，白天，它们享受着温暖又明亮的阳光，夜里聆听着寒星冷月下的心声。有时候，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叶子就非常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曾经。谁的生命挽歌没有空中的飞飞扬扬？谁的梦不是在落地后才慢慢清醒？在这个气温逐渐变暖的世间，尽管雪依然是那样的素雅韵致轻盈如梦，但它距离眼泪的时日却愈发短暂……雪落在叶子上，叶子的冷漠让它变得小心翼翼。它们可能压根就不是一个频道，雪喜欢酷冷，喜欢朔风，但却羞于阳光，恐惧温暖。而风是叶的诱惑者与劫持者，宁静的日月星辰才是落叶最诗意的、最勃发思考的陪伴。有时候，头顶弥漫着蒙蒙水气，粉尘一样细的雨水浸湿了落叶，仿佛报来春消息。其实，落叶才是更及时的觉春者，因为它用一个冬季捂绿了一棵小草……

春天，院子里所有的落叶都要被清理，或掩埋，或焚烧。焚烧，对落叶来讲也是一件盛大的事儿，发最后的热，感受烈焰，在烈火中凤凰涅槃，在青烟中再问青天……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静下心来你会觉得，这个世间，只要灵魂不死，落叶其实也不是生命的尽头。

五

那年冬季，心绪似水寒。一个人走入蒲州河边的那片杨树林，头顶灰白色的光秃枝丫泡在天空似水的蔚蓝中，脚下是被风驯化后的落叶，横七竖八依偎在一起，好像沉睡千年的沙漠枯尸，土一样的颜色，被子一样铺在地上。脚踩在上面发出干骨碎裂的声音，那声音像开裂的冰河，有撕裂阳光的感觉……

大河，苍凉成旷远的沙土，河水狼狽在河心，这里是“人海流”的黄河，咋看都配不上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。它是那样的失落与萧瑟，如同一棵落叶后的大树的躯干。我坐在一边，思想着世间的千年过往。这棵大树究竟落过多少“叶子”？我知道有片美丽的叶子叫“窈窕淑女”，也知道很多叶子叫“檀”；我知道“尧”“舜”

“禹”，在空中飞扬了几千年。也知道关公那片叶子在世间化为“忠义仁勇”，成为世代国人的道德标杆；永乐宫壁画的云蒸霞蔚与遥远神话，如今成了一片叶子的完美标本。西厢月影中的男欢女爱最终把落叶装订成剧本，说唱几百年；大唐中土的繁华就在秋风中落在身后，虽遗迹尚存，但已陈腐不堪，唯人物故事幻影仿佛，或者扑朔迷离。河上一左一右“二司马”，“叶子”落在泥土中，身上抖落的文字却成了人间落叶的史书；我不知道东京清明汴河上的繁华是哪场风吹落的，更不知道“花园口”的断裂埋葬了多少人间青叶……有时候想，秋风何所惧，天灾与人祸，才是人世间的暴风骤雨，是飓风，是肃杀，比秋风更残忍。

我是谁？一片依然在风中摇曳的叶子。春日中我蓬勃过，夏日里我清风过，春秋一载，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，活在枝头就得摩肩擦踵，只要不落，都是皮外伤。叶子嘛，仅仅一片叶子嘛，大伙聚在一个城市，长在一个村庄，扎在一个单位，住在一个小区，天亮了，天黑了，年少了，年老了，天一冷，风一吹，常常糊里糊涂就落了。只要不落，就不要放大悲伤，也不要忘乎所以，自己的小世界，连大世界的一粒尘土都不是……

又有一年秋冬季，有人在冰雾一样的秋雨中望着我远去的背影模糊在一把孤伞下，他说那一刻他的心很痛。我相信他的话，但我却想告诉他，持久的痛才是真痛，片刻的不痛才是久违的幸福。

岁月中，落叶常常给人觉悟，它能让人变得豁达又冷静，理性又沉默。

六

又是一年秋风劲，城市的落叶让街道上那些“红衣老人”忙乱了手脚……

扫落叶的季节算起来会有半年之久，直到新芽露了绿头，春季还有摆头风。他们一遍一遍地清扫，直到春天压根不相信世间还会有落叶。

每天的第三个时辰，“红衣老人”就得睁开眼起身，裹上旧棉衣，推上三轮车，走出自己灰暗的廉租屋，忙活在自己的工段上。他们戴着朦胧的街灯，捕捉着地上的每一片落叶。起初的落叶身子都沉，好像在枝头刚吃饱，即使有风，也乖巧地躺着。有时候，街头树上的落叶在空中飞扬之后会落在两旁的建筑物上，它们藏匿于一个角落，度过大半个冬季，干枯成空气的分量，直到又一场风掀飞了它们。它们像风中的飞鸟，在空中擦过划痕，最终落到了地。它们身量轻，体形瘦，调皮起来就在你的腿脚上跟着风跑，跑乏了歇一歇，笤帚来了继续跑。而他们形容枯槁，面若土灰，是落叶最后的无可奈何……对于都市的落叶，他们就是“红衣警察”，只要看到流落街头者，都得被逮，都得塞进袋子，押上那些三轮“警车”。

路跃进和老伴陈嫂都是城市的扫落叶人，起初，是因为他们在村里不想看儿媳的脸色，选择了城里的这份营生。几年后，孙子要在城里念书，老两口为了接送方便，换了街道责任段，租的屋子也换到学校后面的巷子里。

老路扫街，颇有章法，与陈嫂配合得极默契，一举一动间早已编排停当的旧戏。偶尔目光相接，也不过是略略点头，便又各自低头劳作。我曾见他们在路边吃午饭，两个塑料饭盒，一个装馍，一个装菜，另有一袋毛巾裹着一个装着三斤热水的可乐瓶，他们就着秋风，在街边长椅上，看车来车往。此时秋风稍歇，落日余晖将树叶照得透亮。他们偶尔交谈话题，多是生活琐事，有时候不小心两人就笑了，那笑容纯粹而干净……

我常思付，叶终要落，地终需扫，扫了又落，落了再扫。人一辈子也就是那样，明知终归于尽，却仍要尽责地活。明知秋年年风吹散落叶，却仍要年年来扫。路老夫子，他们不在于扫清了城市一隅的秋天，而在于在无尽的秋风里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那把扫帚……

“但看那阶下满，不觉树头空”。乡间那个院子又到了落叶时节，阶下之满，何尝不是树头之空所成就；树头之空，又何尝不是阶下之满之缘由。暮色四合时，我为阶下执帚扫叶，也不急于清理净尽，留一二处在石阶角落，任其自然腐朽。问其故，笑言：“全扫尽了，明日旭日东升时，看什么在风中打转？”又怎知新叶几时生出？”

枯荣相继，本是循环无端。今日阶下满，明日化作春泥，后日又上枝头。何必执着于多少“叶子”，何必忧心于多少。但看眼前落叶安然，便是与天地同心跳动了。



“让文物讲故事”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
第二课堂 赵春青 作
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

凡人情思

得悉恩师卫虎家离世的消息，是在他离开半年之后。在通信发达信息活跃的今天，我竟然知晓得如此迟滞，心中满是愧疚自责。

初见卫老师，是在高中二年级。因我偏爱写作，班主任贺老师带我去拜见卫老师。

卫老师主作文课，用贺老师的话说，他是“全校作文权威”。经贺老师引荐，卫老师便开始悉心为我批改习作。

卫老师话不多，说话慢，声音轻，却有条不紊，掷地有声。我拿作文本站在他右手边，卫老师从第一个字开始批改，笔尖顺着我那扭扭歪歪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住过，一个逗号一个句号，也不放下。看完了，卫老师放下手里的笔，笑笑，分析我写的是什么体裁、题材。记忆中，他从未说过我写得不好，偶尔还会赞许两句，说“写出了真情实感”。这个时候，卫老师满脸高兴，笑声爽朗。

卫老师对我写作的呵护，不只是为我改稿，还引导我读书。他叮嘱我搜罗初高中语文课本，让我在诵读经典中积累沉淀。就这样，在卫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一边读书一边写作。

我教书以后，时不时还会拿着写好的稿子找卫老师求教。一路上，杨树叶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操场上跑操的学生踏着齐整的步伐。我将誊写工整的稿件递给他，他依旧逐行逐句细细品读，还耐心教我投稿格式。

卫老师的指点，一直持续到我结婚。婚姻于女性而言，几乎占据了大半的时间与心神。庆幸的是，我总能在琐碎生活中挤出闲暇提笔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教书之余，散文在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文学》《特区教育》《风流一代》《中华散文》《散文》发表。2001年，我结集出版了散文集《消停的月儿》，并开始小说写作。

时光匆匆，2008年，我因写作专长从学校调入河津市文联工作。其间每遇卫姓同行或友人，总会打听恩师近况，得知他已退休居家。曾专程前往他此前居住的村庄探望，却被告知已搬至城里，巧合的是，他居住的小区竟与我家相邻。

再度联系上卫老师时，我满心激动。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我带上了散文集《消停的月儿》、《河津笔记》与小说集《泥沟》。依照他告知的楼栋门牌号寻去，刚到楼下，便听见熟悉的声音，抬眼望见卫老师从单元门走出。他身着灰色毛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精神矍铄，依然透着儒雅的书卷气。见我提着东西，他连忙说道：“来了就好，还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！”

卫老师的家整洁雅致，进门挂着两幅红底书法作品。师母也在家，身着红色毛衣，温婉地招呼我，更觉亲切。有了这次见面，又可以随时见到卫老师了。

自此，有新发表作品或出版新书，我都要给卫老师汇报。有一次，我带着新出版的中篇小说集《夏夏的爱情》、短篇小说集《打街》，还有刚入选《小说选刊》的《憨憨的棉田》样刊前去探望。卫老师翻到刊载我小说的页面时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教过无数学生，真正带出来的只有两个人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”稍作停顿，他又笑着说：“严格说来，我只给你改过两篇稿子，如今的成绩，都是你自己奋斗得来的，我其实没帮上什么忙……哈哈。”卫老师说完，起身

恩师卫虎家

曹向荣

取出两本书：《校园诗歌楹联各一百》和《迂远独行》。前一本是诗歌楹联选，后一本是散文集，是卫老师的作品。我心里敬佩：原来卫老师出版了两本书呀。

《校园诗歌楹联各一百》诗词部分记录了卫老师教书育人人的感悟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、游记见闻、校园创作与各类楹联。既有《颂小石桥》中“人多赏流水，我却爱小桥”的清雅，也有《游永济普救寺》《河津市麟岛》的见闻纪实，还有《清溪农业中学校歌》的昂扬。尤其打动我的，是诗词中对日常生活的书写，如《比福》一诗中“她比妆奁我比书”，寥寥数字，写尽了家庭的温馨与质朴。楹联部分则涵盖了校门、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学生灶、餐厅等诸多场景。

散文集《迂远独行》的封面是温暖的黄色底子，卫老师治学严谨，书封上特意注明“纪实散文集”。我曾为这本书撰文《读卫虎家老师的几篇文章》，发表在山西省作协主办的《名家名作》杂志2023年第10期。2023年，省文学院出版我的短篇小说集《结婚照》。回到河津，特地拿《结婚照》以及《读卫虎家老师的几篇文章》的样刊给他。卫老师认真看过后，笑着说：“我写的那些，只是闲着打发时光，你不但看了还写了文字，还在省级杂志上发表了，哎呀……我以后出书是要把这篇文章编进去的。”他像是想起什么，对我又说：“我跟前有些素材，关于抗战题材。你有兴趣写下来，都是很好的故事呢。”

2024年的春天，那次看望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如以往的熟门熟路，卫老师像往常一样，站在院子的阳光处。他穿白衬衫，毛背心，像过去一样齐整。进屋子，坐下后，我左右看看，说：“阿妹去买菜了吗？”卫老师一时满脸悲伤艰难地伸一下胳膊。我照他指向的阳台看见一包纸钱。我心里一凉，一下子站起来，呆呆地望着。

卫老师苦楚着脸，话一时多起来。他反复着一句：“我没想到，跟了我六七十一年……没想到……”隐忍的话语，含泪的表情，我看到他内心的苦痛，看到沉言默语的卫老师深藏着的归属之爱。

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想起他书里的那句诗：“她比妆奁我比书……”现在，眼前的卫老师一下子孤寂了。我这才细端详到卫老师苍老了许多。想了好半天，却找不到恰当的安慰的话。从门里出来，我走得小心翼翼。卫老师跟我一块出来。离别时，他举起胳膊挥挥手。我要拐弯，回头看，他还站在哪里，身影不像以往挺拔了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分不清是为卫老师的孤苦心酸，还是为世事无常的无可奈何。

怎会知道，那次是为卫老师的最后一面。卫老师离开这个世界的信息，我到底还是从微信得知。冬天的下午，太阳不是很漂亮。我接到这个信息，正在翻一本书。一瞬间，惊讶和震动攫住我，难过的泪水无声滑落。几次想起卫老师的话，想着再次见面一定看他收集的抗战资料，听他讲讲抗战故事……却不想着他在六月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……

恩师卫虎家一生恪尽职守，勤恳育人。他辞别了这个世界，留存的除了两本书，还有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恩师与最纯粹的爱情。面对屏幕，我泪眼模糊……